

# 老四,20年来大哥一直想着你

那是20年前的冬天,一次意外的车祸,我的四弟走了。他走前一句话也没留下,从此母亲失去了一个儿子,部队失去了一个好兵,妻子失去了一个丈夫,一岁多的女儿失去了父亲。而我,失去了这个世上最亲的兄弟,那年,他才31岁。

## 老四虽然调皮但很懂事

我老家在农村,父母都是务农的。原本家中有7个兄弟,可是当时家里条件差,那会医学又不发达,其中三个兄弟相继夭折。只留下了兄弟四人,最小的就是老四。

老四出生在1958年,没过几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。没有吃的,父母就拿糠和野菜把他喂大,但他倒也长得结实,而且特别调皮。

老四虽然调皮,却也很懂事,从小就知道为家里分担。那时父母为了多赚些钱,做起了副业,帮人编蒲包。老四才上小学,一放学就回来帮忙编蒲包,常常忙到深夜。平时没有耐性的他,到了这个时候却特别安静。母亲常说:“我家老四是知道好歹的。”

## 为了看猪,他在猪圈里睡

我20岁那年去当兵,老四带着羡慕的眼光瞧着我。“大哥,我长大了,也要去当兵。”

就在老四20岁的时候,愿望终于实现了。他顺利入了伍,被分配到遥远的四川。那会我已经定居南京,心里有些牵挂老四。我常常打电话向他的上级了解他的情况。没想到得到的都是老四的好消息。

部队里生产队要养猪,很多兵都怕苦不愿意做,老四主动要求去。那些日子,老四天天



倾诉者:纪子璠

64岁 部队退休干部

照片里的老四,总是那么快乐

呆在猪圈里,培育了好几头大母猪。等到母猪要生小猪时,老四怕没人照看,干脆卷着铺盖搬到猪圈里与猪同住,惹来一身猪臊味。半夜里母猪生小猪了,老四一骨碌爬起来,帮老母猪接生,累得一宿没睡。因为老四养猪养得好,部队里还给他立了三等功。

部队给家里发了喜报,母亲拿着喜报高兴坏了,连连说:“没想到咱家老四还有这能耐。”

## 热心肠的老四走到哪里都快活

几年后,老四被调到了南京的部队,我们的联系频繁起来。他隔三差五会到市里来办事,就经常在我家吃饭。妻子和

孩子一见他来就开心,因为老四性格开朗,人缘好,又爱说笑话。

老四在部队里人缘也特别好,朋友特别多。他为人热情,别人就常常找他帮忙,他是宁可自己的事不办,也要帮别人张罗。就连陌生人也不例外,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个人,一路哭哭啼啼,说是没钱买车票回家了。他马上掏钱帮他买了张车票送他上了车。回来后我们都猜测会不会是骗子,老四满不在乎地说:“能帮就帮啦。”

老四28岁那年,我记得是1986年,他娶了亲。媳妇是托人介绍的,那会老四被调到了上海的部队,夫妻不得不两地分居。好在小夫妻俩感情特别好,没多久后还生了个女儿。

## 一次意外车祸带走了老四

1988年10月25日,老四和他的领导骑自行车去采购材料。半途,一辆大卡车冲撞过来,老四当时正推着车,车被撞,老四摔倒在地,后脑勺狠狠地磕到地上,当场就不省人事。

事情发生在中午,我当天下午接到了电话。对方说老四已经苏醒,神志清醒,还能说话,估计没什么大碍。我这才放下心来。可是到了第三天,部队突然来电说老四“不行了”。

我不晓得自己怎么到的上海,满脑子恍惚着。到了医院手术室室外,上海的表姐在门口哭。等老四被推出来时,我趴在床边拼命喊他,可那时平时活泼多话的老四却什么也听不见,他闭着双眼,一动不动。

医生说老四怕不行了,我才通知了父母。老四的妻子、二弟、三弟赶来,母亲一进病房才知道怎么回事,差点晕死过去。老四的妻子一直在哭,她怀里的女儿只有1岁多。

两天后老四走了,一句话也没留下。

## 20年过去了,全家人还惦记着老四

1989年的春节,家里死一般的沉寂,我们把老四的妻儿接过来过年。

大年三十晚上,大家围在桌前,不敢提老四半句,每个人都默默地,小心翼翼地吃饭。饭后,母亲对我说:“老大,去给老四烧点纸吧,他在天之灵会安息的。”我在家门口烧纸时,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

一晃这么多年过来了,老四已去世20年。他的女儿已经长成了大姑娘,工作了。现在每到清明时,大家都会去老四墓前看看,和他聊聊,因为我们知道老四最喜欢聊天说话了。

快报记者 赵丹丹 整理



上世纪50年代,父亲和母亲的合影

## 终生难忘父亲的背影

倾诉人:王先生

53岁 南京市某机关公务员

到春天,父亲去世便满十周年了。最近,每每从夜梦中醒来,无限回忆涌上心头。

## 父亲的果断避免了一场火灾

我的父亲出生于1921年,他从小没读过什么书。抗战胜利后,在老乡的介绍下,就从溧水乡下到了江北做学徒工,开始学习制作面点。

大概是在1957年或者1958年吧,各个行业内兴起技术比赛。我的父亲就在比赛中一举夺魁,获得南京市面点制作的冠军。那时候,父亲荣获的锦旗挂在家里的墙上,看着它,家里人都觉得是莫大的光荣。

在我的记忆中,还有一件关于父亲的事令我印象十分深刻。那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,我和哥哥去给正在工作的父亲送饭。当时父亲正在一口大锅前炼猪油,那口锅非常大,冒着腾腾热气,猪油在大锅里沸腾。可能是炼油的铁锅老化了,这时出现锅底意外破漏,滚烫的猪油漏到火炉里,顿时火苗蹿了上来,随后便形成一片大火。

父亲见状,并没有慌张,而是一面让我和哥哥赶快到外面街上呼救,一面大步冲到里面的房间,拖出一床值班人员用的棉被,并迅即将被子浸到大水缸里,再转身将浸湿的棉被扑盖在大油锅和火炉上。由于父亲果断的措施,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火灾被制止了,而父亲的衣服、双手和眉毛都被大火燎到了。试想那如果父亲稍微有一丝胆怯,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。

## 他顶着哮喘送我去下关做手术

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,其中四个男孩,一个女孩。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后期那个物质匮乏的漫长时代,我们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艰难就是粮食紧缺。父亲想了很多办法给我们这些孩子搞吃的,有时候要跑到外地去托人想办法。

一次,父亲买了块羊脂回来,本来准备用羊脂炼油用作摊面饼吃。结果家里的猫闻到羊脂味了,没等轮到它,猫已经把羊脂给偷吃了。那只可怜的猫最终被父亲痛打了一顿。猫挨了打,全家人心里都很难过。

在小学三年级下学期时,我病了,要去下关第四医院动手术。那时浦镇到江南的交通很不方便,又赶上寒冬腊月天,父亲的哮喘病正在发作,可是他完全不顾自己,背着我从浦镇辗转来到下关姜家园的医院做手术。伏在他背上的我能听见他哮喘着发出沉重的肺音。

1971年年初,我来到中央门外吉祥庵的南京晓庄师范念

书。开春后的一天上午,我正在上课时,忽然间一抬头,看见我的父亲的脸庞出现在窗口,等他转身,我看到他的背上还背着一床裹成卷的棉被。也许老人家不放心初离家园的孩子,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,还只身从老远的江北小镇跑来看我。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就想到了父亲这一幕,于是情不自禁地将这两个老人的影子重叠在一起。

## 忠孝两全是父亲的美德

我的爷爷是1937年冬天被日本人杀害的,奶奶三十六岁便守寡。因为父亲在浦镇当学徒,奶奶也到了浦镇。后来奶奶的哮喘病越发严重,最后卧床长达十年。父母亲一直极尽孝道,除了百般寻找治疗病痛的药物,还在经济十分拮据和市场物资匮乏的情况下,为奶奶不断采购各种可口的食品。后来,父亲还亲手为奶奶做了口非常漂亮的大寿材。

1997年,父亲听说香港即将在七月一日回归祖国的消息,十分激动。他对我的女儿说,下次回去看他一定要给他带一面国旗,等到香港回归那一天,他也要在家里升国旗。那时候,老人家已经被诊断为结肠癌,病痛并未能减退他的爱国之情。自从孙女答应帮他带回国旗后,老人家便在家里备下长竹竿,以作为升旗的旗杆。结果,孙女为他带回的国旗,尺寸只有杂志封面那么大,而老人家准备的竹竿很长。看到这一场面,全家人都笑了。

当然,虽然不能像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样升旗,但老人家看到国旗,心里已经非常满足。于是他又重新找了根小竹竿,把国旗插在门框上。

## 父亲临走前告诉我两件事

1999年春,父亲已经病得很严重,在我陪护的时候,父亲和我聊天,说到两件事:第一件事,他说他实在难以忍受病痛,想要自杀,可是想到这样做,是对已经尽心的家人和子女的不负责,所以决定再痛也要挺着;第二件事,父亲要我们答应他,以后一定要照顾好母亲。

就在父亲去世前夜,那天轮到护理。我对父亲说:今晚有事要处理,待明早我再来陪护。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。最后一刻没能守在父亲身边,这成了我永远遗憾。

见习记者 李子婴 整理

# 老婆,我改过自新,再给我一次机会吧



倾诉人:魏坚强  
江宁区 30岁 职员

在入狱2年多的时间里,我努力改造,一次次幻想,出狱之后如何当一个孝顺儿子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父亲。当然,我想得最多的,是怎样弥补我深爱的妻子。但我做梦都没想到,一出狱,妻子就向我摊牌:离婚!她的语气,那么决绝。

## 因为爱,我愿意为她做所有事

同许多热恋中的男女一样,我和小洁也有过一段花前月下、甜言蜜语的时光。2001年,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,我们水到渠成做了夫妻。

婚后,我竭力做一个好丈

夫。洗衣服、抹地,我包揽了所有家务。2004年,儿子出世了,这是我和小洁的爱情结晶。我也因此更爱我的妻子。在她坐月子期间,我去医院陪了她整整2个月,连洗脚、穿鞋这样细小的事,我全都做了。我希望把她服侍得舒舒服服的。

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,我和小洁的爱情也绝不会枯萎。

## 一场车祸,让我进了冰冷铁窗

2006年8月5日早晨8点多钟,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,叫我去江宁一家宾馆接他。一路上,我不顾烟雾迷蒙,踩足油门,以110码以上的速度往目的地赶去。

车开到上元大街时出事了。由于速度太快,我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QQ,QQ在马路边上连翻了几个跟头,倒在了一边。我吓坏了,把车上3个人一一拖出了车,结果令我不寒而栗,3个人一个当场死亡,还有一个重度昏迷,另外一个头破血流。

怎么办?我第一反应是拨打110报警。但挂了电话后,我未等警察赶到就逃逸了,我真的太害怕了。到了目的地,我呆坐在车上愣了半个多小时,直到朋友打电话催我,我才惶恐不安下车。

后来,我就一直忐忑不安地坐在宾馆大厅,直到110顺藤摸瓜找到宾馆。

最终,我为这次莽撞付出了惨重代价,法院判处我3年有期徒刑。我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,那一场车祸,我害死了两

条人命。我一个人的过错,也让我全家受到了连累。

## 放弃休息,我加班挣分求减刑

“你在里面好不好?”服刑期间,小洁每次来看望我,总是未语泪先流。她告诉我,“真的非常想你,好想抱抱你,做梦都想……”

其实,我何尝不想念妻子。从服刑的第一天起,我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,我把对妻子的思念,全部记在了字里行间。我的枕头,也被我的眼泪一次次浸透,没有一夜干过。

为了早一点与家人团聚,我在监狱里努力改造。别人休息,我还在“加班”,就为了挣0.5分,因为积攒60分,就有资格申请减刑了。

在2年时间里,由于我表现积极,拿了2个大会表扬,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,减刑8个月。

## 分手电话,让我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

在我服刑期间,小洁一共探望我4次,我们还经常通信。无论是对话,还是通信,小洁总是给我吃“定心丸”。

不过,2007年10月的一天,她再打电话时,却向我提出了离婚要求,叫我做好思想准备。此后,小洁再也没来探视过我,我打电话回家她不在家,我写信她也没回。

从接到小洁分手电话那一起,我就开始失眠。“如果失去她,我会像失去世界一样无助。这辈子,我不能没有她。”

在与教导员谈心时,我当着他的面哭了。

## 捧着可口饭菜,我徘徊在妻子门外

2008年11月5日,我终于出狱了!父母和姐姐都来接我了,亲友和邻居也赶来祝福,却独不见小洁。我在人群中,一遍遍搜索,希望看到我日思夜想的妻子,但我终究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

5天之后,小洁才回来。她变成成熟了,不再小鸟依人,讲话也不再有一点拖泥带水。见面3个小时左右,她就直言不讳向我提离婚。

当天晚上,小洁没肯住在家里,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分居。我没有资格要求她、约束她,一切只能尊重她的意愿。

小洁一个人搬进了宿舍,她不让我去,连电话也不接一个。我年迈的父母不赞成我离婚,他们支持我去找小洁。儿子还小,他经常闹着问:“妈妈到哪里去了?我要妈妈。”多少次,我把头蒙在被子里流泪。

有好几次,我烧了小洁爱吃的菜,送往小洁的宿舍。但每次走到门口,我都没有敲门,手伸了出去总是又缩回来。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很烦。最后,我每次都把菜放在门口。上周,她发了条短信,叫我以后什么都别送了。

我该怎么办?我真的很想大度地放手,让小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,但是我又做不到,我真的很爱她。儿子也需要妈妈,需要家啊!文中人物为化名  
快报记者 钟晓敏 整理

## 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日下午两点以后)  
信箱:kb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